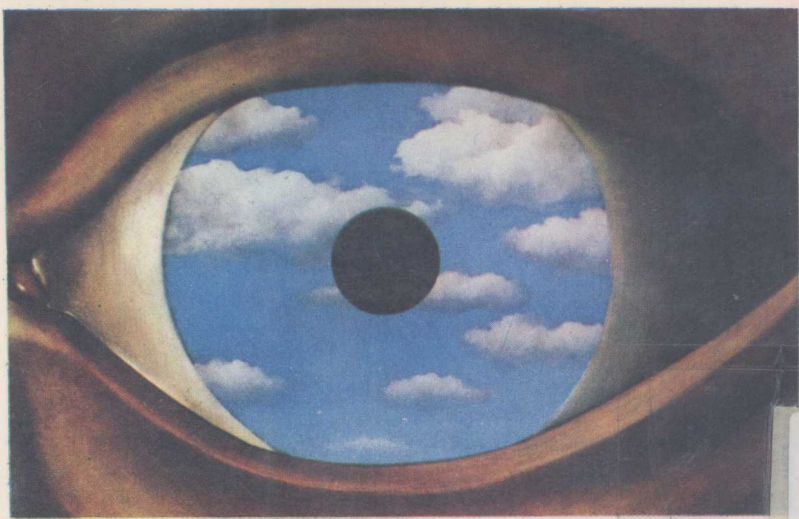


廿世紀智慧人物的 世界觀

愛因斯坦・威爾斯等著
陳 曉 南譯



港台書室

B⁰
20011

廿世紀智慧人物的
世界觀

愛因斯坦、威爾斯等著
陳曉南譯



S0024331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廿世紀智慧人物的世界觀

民國64年11月一版一印
民國70年6月一版二印
民國73年3月一版三印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045號

著者：愛因斯坦、威爾斯等
譯者：陳曉南
發行人：熊嶺

印行者：巨流圖書公司

臺北市博愛路25號(泰華大廈)613室 100

電話：(02)3711031・3148830・9246285

郵購：郵政劃撥帳戶 100232 號

定價：臺幣 80 元

如有裝訂錯誤

即請寄回調換

人生理念的再認

林建山

——關於「廿世紀智慧人物的世界觀」

科技的發展大大地改變了人類的物質生活，一方面使人更有能力去滿足慾望，同時也對宇宙的意想概念及一般人承受的神學或者哲學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

從表面看來，科技的確使人更能有效地去制馭自然，而且似乎能使人類更快樂更幸福。可是，實際上人類是富有情感和本能的一種動物，處在一個恒常不變的環境中，他的情感和生活情狀當然可以保持一種平衡，如果環境驟然有所轉變，這種平衡即遭破壞。我們因為科技的產生，而引起了整個生存的客觀環境的改變。以致人類本能和生活情狀間的平衡，也就被打破了。由而發生道德淪喪、宗教精神式微、價值觀念轉變以及苦悶不安的感覺。這是科技在推動物質文明繁榮之餘，產生精神文明空乏的最大問題。

許多哲人學者都曾爲這種發展提出警告，且認爲能夠挽人類於危難的，必將是人文的倫理良知，而不是科技的工業化或精密技術器械。同時，還有更多傑出的智慧人物都深信，人類未來若想享有更具真實意義的生活，就必須正視現實，迎險投艱，孜孜矻矻於現實的改善和提昇，這樣一切才會有希望有寄託。柯斯說：「如果世人像我一樣相信除了這個現實的世界，並無所謂天國的存在，那麼，大家或許會更加努力於將這塊土地建設成爲天國。」這的確是用意至深的哲言。

這些話，這些智慧人物大多身當二十世紀初期，一九三〇年左右，其時正是世界經濟、社會以及科技發展的轉型期階段，因此各種問題，各種理念，各種睿智遠見，都紛然雜陳，引人覃思。由於當時的情境與現時的情境很爲類似，許多古老的問題仍舊是當前的棘手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當時許多傑出智慧人物所提出的種種警告，如今竟一一應驗，成爲事實危機，當時所亟亟勸服於人的方法途徑和態度，迄今猶是至理的建言，無論是對整體或者是對個體。

所以，本書所輯的十位二十世紀智慧人物，不論其爲人類學家、物理學家、宗教家、教育學家、哲學家、生物學家、社會學家、或者是小說家，大都有一共通的特點，即都能掌握現實而展望未來，所述的觀感，非僅是至深哲言，並且爲最積極的人生體驗，最堅實銘刻的啓示。

對於人類的前途，這些智慧人物皆認爲，就掌握在人類的手中。吉因斯說：「人類本身就是

命運的主人，靈魂的船長，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航路。」同時，也在這種掌握和適應之中，才能真正抓到一些恒常不變的東西。因此在一生當中，就必須盡最大的力量參與各種現實狀況，並從不斷變換中把握固有的獨特意義。亦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產生人生的幸福。

人的一生實際上是生存在兩種世界之中的，其一是視所能見而與時俱變的表象世界，另一是視所不見的抽象世界。人生理想的極致是將這兩種世界啣接揉和在一起，亦即所謂的抽象具象化，或者具象抽象化。譬如真、善、美以及精神生活中許多抽象的意念，都是屬於人類的抽象世界的一部分，如何使這些抽象意念能夠具體地顯現到人類的表象世界裏，便是人類追求更高層次生活方式的終極意義和目標了。

同時，這種理想的追求絕不是狹義的個人主義或民族主義，而應屬於人類全體。威爾斯說：「這個世界和它的將來，並非爲自私自利或淺陋無知的人，亦非爲了『多數』，而是在求至美至善。」義盡乎此。

這部書從取材到選譯，最主要的着眼亦不外乎這些理念的追求和實現，希望讀者能自書中獲得人生極致的再認。

目錄

一、從靈魂不滅談起·····	文學家	威爾斯	一
二、一個宗教叛徒的自白·····	人類學家	柯斯	三
三、天文眼瞭望世界·····	天文學家	吉因斯	五
四、顯微鏡下的世界·····	生物學家	赫爾登	五
五、我的人生信條·····	物理學家	愛因斯坦	三
六、我們須要科學化的社會制度和感情的信仰·····	社會學家	韋勃夫人	八
七、愛心、聯帶感與神秘的世界·····	探險家	南森	七
八、經驗與理性相輔的哲學觀·····	教育家	杜威	二五
九、人類進步的原動力——三個重要觀念·····	物理學家	密立康	二五
十、人類往何處去？·····	科學家	杜若伊	二七

威爾斯 (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

——文學家



從靈魂不滅談起

英國小說家、文明批評家。一八六六年生於倫敦郊外的布洛萊 (Bromley)。少年時，由於其父經營小陶器店失敗，故從十三歲以後已須自謀生計，曾在米店、藥材店當學徒，後來靠着自學和半工半讀完成大學學業。他的專長本是生物學，一九〇九年出版寫實小說『托諾·邦格』 (Tono-Bungay) 後，始於文壇奠立地位。威氏一生著述頗豐，且涉獵甚廣，

除小說外，尚有許多有關生物學及歷史啓蒙的專書問世，並經常撰文評論社會問題或國際關係等，不論對宗教、教育、科學、文藝或現代文明，皆有卓越獨到的見識。

他的重要著作有：

一、小說類

- 1 時間機器 (The Time Machine, 1895)
- 2 奇妙之旅 (The Wonderful Visit, 1895)
- 3 莫里哀博士的島 (The Island of Doctor Morean, 1896)
- 4 隱形人 (The Invisible Man, 1897)
- 5 星際大戰 (The War of the Worlds, 1898)
- 6 月球上的第一個人類 (The First Man in the Moon, 1901)
- 7 靈糧 (The Food of the Gods and How It Come to Earth, 1904)
- 8 安·薇羅尼卡 (Anne Veronica, 1909)
- 9 托諾·邦格 (Toro-Bungay, 1909)

10 波利先生逸史 (The History of Mr. Polly, 1910)

二、社會學和歷史性作品：

1 機械化與科學化影響人類生活與思想的預測 (Anticipations of The Reaction of

Mechanical and Scientific Progress Upon Human Life and Thought, 1901)

2 不斷創新的人類 (Mankind in The Making, 1903)

3 現代烏托邦 (A Modern Utopia, 1905)

4 新世界的出現 (New Worlds for Old, 1908)

5 第一件和最後一件事 (First and Last thing 1908 rev. 1917)

6 世界史綱 (The outline of History 1920 rev. 1931)

7 生活的科學 (The Science of Life, with Julian and G.P. Wells 3vol. 1929~1930)

8 人類的工作、財富和幸福 (The Work, Wealth and Happiness of Mankind, 1932)

9 人類智慧的外觀 (The Outlook for Homo Sapiens, 1942)

10 心智的極限 (Mind At the End of Its Tether, 1945)

從靈魂不滅談起

威爾斯

這個世界和它的將來，並非爲了自私自利或淺陋無知的人，亦非爲了「多數」，而是爲求盡善盡美。然須切記：今日最好的，可能成爲明天的凡物。

如何用短短的幾千字把我的信念告訴諸位？應該從何說起？雖然現在總算已找出頭緒，但也使我絞了不少腦汁。因爲，照我推想，「談信念」所包羅的範圍很廣，例如，自己是怎麼樣的人？自己爲何而存在？對人生有何看法？對周圍的世界有何見解？以及其他類似問題都在它的範圍。但這些通常是屬於我和友人促膝談心時的話題，或者在讀書時，寫文章時，以及在獨自沉思時

，所浮現的問題。我曾爲它奉獻無數的時間，然而多半是片片斷斷的，所以，大有無從說起的感覺。——現在，就讓我勉力一試吧！

當諸位走進格拉斯的香水工廠時，即可看到若干裝香水精的小瓶子。這些小小的瓶子裏註明著，這瓶子是凝集著五十萬朵薔薇的芳香，那瓶是裝進幾英畝的茉莉花香……等等。而我也將幾千晝夜的思想精髓裝進這篇短短的文章中，奉贈給讀者諸君。我本想儘量敘述清楚一點，但因篇幅所限，許多地方仍不得不求其簡約精鍊，這點還請讀者諒察。

我們且先從靈魂不滅的問題談起。

談到「靈魂不滅」，一般人或許會覺得那是很玄虛的問題，那麼，我們便儘量避虛就實，從比較淺近具體的事情談起。

首先，我們來討論一個問題：這裏，有我這麼一個人提筆爲文寫出自己的見解，而列位散居各地正在閱讀它。我們之間雖思想互異，人各一方，却可進行精神的交流。我所要提出的問題就是：您認爲我們的這種精神生活的哪些部分是可以不滅的？或者，我再把範圍縮小一點，請問：現在與各位共同談論的H·G·威爾斯是什麼樣的人物？

通常，我們總是指著一個人這樣稱呼：他是某某先生、她是某某夫人、某某小姐。準此，現

在通過印刷物與諸位聊天的男人就是H·G·威爾斯了。這種答案是否能成為事物的真理？若稍加深思，恐怕大大值得商榷。或說，讓H·G·威爾斯的親友來描述他，對他即可獲得較具體明確的形象了。我仍不以爲然，因爲有的描繪的是一、二十年前的我，有的只是描述我的性格的某一面，其答案必是形形色色，正如瞎子摸象一般。那麼，就讓我自我簡介一下：

話說，H·G·威爾斯此人出生於一八六六年，自小他就過著漂泊不定的生活，曾幹過許多行業，堪稱是歷盡滄桑的男人。這一篇即是他寫的文章，他的某部分代表性思想也表現在這裏。但這就是他的一切嗎？或者，他現在仍保有他自己的一切嗎？我要指出，事實並不然。此人的大部份正如他的祖父一般，實際已經亡故了，他所經歷的許多事蹟已成爲過去，已被忘懷，現在業已不復存在。

我這樣說是有根據的，諸位且聽我慢慢道來：那是一八六七年所發生的事情，那時他只是約摸一週歲的小不點，也是感受性極強、自我表現慾極烈、經常爲父母惹麻煩的時候。有一天，因爲他的勇敢犯難精神幾乎使他的小命報銷。事情是這樣的，他原被大人抱到沙發上躺著，但他却不能安分，就在沙發上翻滾不已，終於摔到地上。摔下還不打緊，並且頭部正好碰到玻璃瓶，臉際劃破一道很深的傷口。（所以，我現在一邊的眼睛上還有一道傷疤。）當然，他當時難免痛得

「哇！」的哭出來，於是驚動大人們，少不了被抱起來撫慰一番，然後延請醫生縫治傷口。

想來，當時必定引起很大的騷動，並使家人惶惶不安。但這一切，在我記憶中從未烙上任何印象，若非後來母親在閒談中談起，我根本一無所知。當時的恐怖、當時的感情、當時的一切細節，已盡皆消逝，完全脫離我的意識。那麼，我們能說一歲時的H·G·威爾斯現在仍存在這裏嗎？也許諸位將答說：「當然」。我知道諸位至少可舉出兩點理由爲證，第一，當時的傷痕現仍存在。第二，若是那個一歲的幼兒已不存在，豈有現在的筆者？

但我還要請諸位稍待一下，容我另舉先祖父的事情作爲補充說明。他是園藝師，栽培薔薇是他的擅長。在喬治三世末葉的有一天，他正在大大陽底下做薔薇接枝的工作，一不小心從樹上摔落，也跟H·G·威爾斯一般幾乎「一命嗚呼」。我要請諸位注意的是，當時我祖父，尚未結婚，若就此一命歸天，就沒有現在的筆者了，我的鼻子、眼睛，也不是現在的這一付形狀和顏色了。若說我現在的傷疤是一八六七年的H·G·威爾斯爲我留下的話，我的肉體特徵（眼、鼻、臉形等）則是一八二八年的約瑟夫·威爾斯（先祖父名諱）給我留下的。所以，若說，嬰兒期的H·G·威爾斯仍活在此地的話，那麼，他的祖父現在也該活著。反之，若說他的祖父已經「死亡」，我們亦可將此一名詞冠於前者。

基於此，故說執筆寫這一篇文章的H·G·威爾斯實際並非H·G·威爾斯的全部。在我，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觀念，我不僅覺得，不論從任何角度解釋，一八六七年的那個嬰兒並非現在正與諸位談心的我；亦難以承認，我和一八八六年的那個貧病交迫，在逆境中掙扎的二十歲青年，同為一個人，雖然他那時也在談論或寫些有關人生問題的文章。現在我手中還有幾張他當時所攝的像片和所寫的文章，但我幾乎已完全將他置於「過去」——正如我把去世的祖父置於過去一般。我倒覺得，現在跟我合力撰寫「生命之科學」一書的兒子，跟現在的我非常相近，我們的見解思想有許多共同之處，性格也非常類似。我甚至覺得，他比一八九六年時的H·G·威爾斯更像現在的我，從照片看來，那時他留著一撮小鬍子，虬鬚滿頰，騎自行車在田野兜風，透出一點「土」像。

談到這裏，我們又可獲得另一問題的答案：以上，我所吐露的這一系列思想，它僅是「他的大部分現在業已死滅」的H·G·威爾斯的一小部分而已；但從某方面言之，它却遙遙超越此一個體。因為他並不是最先探討有關「不滅」問題的人，而是先有不滅的話題，然後向他湧來。遠在五千年前許許多多我們不知其姓名、不明其像貌、不悉其性癖的埃及人，已在討論它，柏拉圖、孔子、佛陀、聖保羅等對此問題亦留下精闢獨到的見解。「他」從前已曾讀過這類文章，也常

聽人們對它的談論，他只是參與討論中的一小分子而已。也許他的觀點與前人稍有不同，這種情形正類似通過稜鏡的光線會產生折射現象而放射出與前不同的色彩一般，我們就是這種稜鏡。各種思想在我們生前即已存在，在我們死亡後它仍將繼續進行。

寫到這裏諸位或可瞭解，我的意思乃在指出，宇宙中實有著某種極根本的東西——有的人認為此一物質是現實中明晰可見的，有的則把它做為最空想的思辨哲學。——但那與一般的不滅觀念迥異其趣。正如我在本文開頭所指出的事實，現雖仍活生生的H·G·威爾斯，其實他的大部分已經死亡。（諸位的遭遇未必與我相同，我無意勉強諸君適用它。）然而，却有某種超越H·G·威爾斯的東西，那就是「各種觀念的生長和連續的冶煉」，它乃是促使我們心靈合一的思想之水流，發源於數千年前；然後以心傳心，代代相傳，它具有永恒的生命。我們恐怕就是為反映不滅諸觀念的延續，而宜乎死滅的人。我們並不僅止於此身而已，同時也是人類的經驗和思想的一部分。

以上所述，是我的基礎信念，由此而衍生後文所述的若干見解。諸位也許不盡贊同我的意見，但必須瞭解及此，對我才能獲得較正確的認識。

其次就是有關「個體」的問題。這是千百年來議論紛紜莫衷一是的話題，它對某部分人而言

，有時會出其不意光臨他們的思維，使他們困惑迷失。再者它與不滅思想具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究竟個體與種族、部分與全體、一與多數、造物者與被造物之間，有何關連？許多前賢聖哲都在探究這些問題，柏拉圖「對話錄」的大部分內容，即為對這一組問題的實驗和闡釋所構成。

我知道，有些人根本不願為這類問題動腦筋，以免為自己平添苦惱。他們認為那是無聊無意義的，即使能夠瞭解又將如何？它與何事相關？有何用處？他們聲言：只要確切感覺自己是個「個體」就得了。——但我相信讀者諸君並非這一類型的人，若是，早在閱讀本文的開頭，就把書擱在一旁了。的確，有的人深以為這些問題具有相當的意義，甚至將它列為人生在世最重要的課題之一，我即屬於此類人，若不討論這些問題則無以說明我的信條。

據我觀察，對於有關「個體」的疑問，最普通而淺鮮的回答，就是把它解釋為「從另一個世界剝離而出的生物」，個體是作為「特定而明確的自我」而被生育或孵化出來，然後，在某一期間中它必須與自己以外的宇宙相對抗，俾使自己獲得保存，最後遭遇死亡，個體就此終結。——然而，這樣的陳述是完美無瑕、無懈可擊的嗎？若從現代的生物學和心理學的觀點，却發現一連串的事實，證明個體與個體之間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樣截然分隔；個體的完整底總體性觀念實脆弱得不堪一擊，行將徹底崩潰了。